



鮎埼亭集外卷四十四

全祖望

簡帖四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
帖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
瑤列于河東六鎮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
始末俱無所見為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
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
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

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鎮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置天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會二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

回鶻列傳武宗即位溫沒斯率三部及特勤大酋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為歸義軍即拜歸義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即方鎮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鎮之可考者也初唐人置六胡州于靈鹽之南以降突厥四喜州曰麗州曰含州曰塞州曰依州曰契州以接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并為宥州讀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蓋靈鹽夏皆有藉于天德如此晉人起于忻代之間世有事于天德沙陀列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德及國昌為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

節振武然則天德罷即而後殆即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而可以勞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入于吐渾沙陀列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得其背城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蓋已先居天德既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亦當由振武徙隸大同此豈唐表之所闕而可以勞推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于晉蓋在是時其復建節雖舊史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未有天德吐谷渾

時足為雁門塞蓋州代之有藉于天德如此若天德之陷于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畧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于陰山南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没于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即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于薛志勤唐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倜于宗史有傳故知為河南洛陽人瑤雖限北然其子廷浩尚莊宗女義寧公主

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倕以父死事補殿直倕又尚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倕之女即宋藝祖孝章皇后蓋五六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使兼中書令則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趙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于尚書或僕射而止宋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為兼者聊為牽率記之以奉復云

荅沈東甫微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踈畧如唐書玄宗憲宗之

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考索新唐書于憲宗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有曩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商臣之酷誅鉏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慙懼一日登樓便欲自隕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合葬配饗上怒宰相向敏中召皞詰之皞曰憲宗嚴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皞生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豫聞元和之弒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為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

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寮問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皦句容令夫遽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等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附之禮實錄成于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祖庚者宜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于元和之變懿

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于天下以釋王皦之疑可也今既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間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因鄭后之故遂逞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于當日事情最為揣摩得當觀于大中之時既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于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皦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為非卒得配饗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己于中者乎當王皦之初言也周墀

嘆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為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党欲盡誅之終于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為商臣則子未有不為潘崇諱者斯言并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為郭后既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宮左右來此作污蔑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卹宣宗志在討賊以為是真與子弒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然不考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質質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弒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為是否玄

益
玄宗之死愚舊嘗于友人問目中及之矣并附上以請

書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寄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考即前此者舛漏亦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覈舉所謂鑄錢成錯莫能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書取萬處士斯同所改唐史諸王世表畧為審定如道孝王王慶之下唐表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微謂孫次嗣王宗正卿鍊次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鍊于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

年以嗣道王實為京兆尹則順宗朝以時代
言似亦尚可相接然草堂贈李義詩困學紀聞以義
為微之子而杜詩博議辨之謂微以景雲中卒去大
歷五十餘年使義即微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自
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錄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
鍊可也但義已見及草堂而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
實弟而實亦恐非鍊子也博議但得其一而未及唐
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附注諸本表之下

新舊五代史本末記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

代史見于宋太祖本紀歐陽充公書出則謂薛本為
五代史而歐公為新五代史見于洪景廬馬端臨所
稱近讀永樂大典則以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
而司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景初之名也薛本
在國初梨洲先生尚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
春秋曾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
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據據冊府元
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名南雷故物是麻沙坊
市書賈之習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間書其本末以
貽之

答沈東甫徵君問李茂貞地界東

胡梅磻釋通鑑其于地里可謂精核而馮叟南耕不
盡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註之難
也昨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涼伊之地而弟所著岐
國方鎮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磻注中耶通鑑乾寧
二年河東勤王兵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也州縣
多為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梅磻去河
西謂涼瓜沙肅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為河西舊矣然
茂貞之封域不得至此茂貞前後所并吞共有十鎮
之地初鎮鳳翔已而兼有秦隴景福元年所稱秦帥

李茂莊者也即天雄軍已而克興鳳二州即感義軍

又取洋州即武定軍又取興元即山南東道皆在景

福元年其時諸揚尚有龍劍一軍領龍劍利閬四州

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守忠是茂貞乾寧以

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州即靜難軍光化

二年又取涇州即彰義軍邠州自王行瑜平後歸于

年文建鎮利州而茂貞以子繼徽代之按利州亦茂

貞地則文建已歸岐矣涇州張氏世據茂貞逐張球

而有之通鑑載不又取廊州即保大軍又取延州即

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尚有節使思

化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間又嘗據有同

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沙肅則中為靈夏所斷靈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并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磻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西者安在曰是即指廊延而言蓋亦渡河而西也敬璋本為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鎮廊州皆岐國所指之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尚未有廊延溫公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磻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既多不能無失聞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帖子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舍間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間刊本然並非崔氏舊璧請得以原安言之當十六國時偽史最多其著者有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并鄴都記杜輔前燕記董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愨燕書范亨燕書崔逞燕記王景暉張謚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涼春秋劉慶張謚涼記索暉涼書劉炳涼書裴景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

裁定之勒為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
魏永安中頒行而諸史並絀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
既廣多有違謬如太祖元興二年姚弘改號弘始而
鴻以為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疑禽于廣因而
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弘敗于長安而鴻亦
以為在元年如此之類多係不考北魏書同司馬溫公通
鑑蒼翠諸書其記南北朝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
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春秋為多但晁說之集
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而鄱陽馬氏通考經
籍考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傳者乃有明中葉

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學以其久沒不
見視為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撮拾成書駕託
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穎運歷圖載前涼張寔
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樂張祚改
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凰謂出鴻
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興正
朔其間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
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
崔氏書崔書久不傳于世莫能考也愚以今本對之
並無此事溫者通鑑考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

必尚未失而今本並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
評論在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注傳
尾尚得謂非贋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
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
俱出為文煩複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
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况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
不載生平不叙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
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僖父不學所有坊間
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即係崔氏舊
本經此刊除已不足觀况其為偽書乎從古有好著

偽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
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
力率勒不既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僕少時見司馬溫公與范內翰論通鑑帖凡年號皆從
者為定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則正月便不稱隋煬帝
義寧三年唐元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睿宗景雲
三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哀宗天祐四
年僕以為史家紀載當取簡捷固是不易但皆以後
來為定則竊以為未盡然者大抵前王後王交會祇

應據實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間倘必以後統前則次第之間或以君而蓋于其臣父而蓋于其子祖而蓋于其孫兄而蓋于其弟是非悖典庸禮之旨也又况所標于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于下者尚屬前世之事于名于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即為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于事實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先我言者但綱目雖

多所改正而于中歲改元無關事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鄙見以為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為主或以後為主似乎紊亂故于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于下也先生以為可否

奉荅穆堂侍郎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稿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豫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麓功既不就其後携歸

吳興則是書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于吾鄉有
臭味焉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
之功而臨川為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
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于儒林梨洲先生論明
史不當分立道
本此歸嘉定誤國諸臣于姦佞列濮秀榮三嗣王獨
為一卷以別群宗宋史不為榮王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
五閏禪代遺臣之碌碌者多芟建炎以後名臣多補
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督于潘
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
西及甫請徵君為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

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并約畫出其十餘麓之野史成
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鄴携入京師將即據其
草本開雕無鄴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抄其目
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
之史即得無鄴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
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鄴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
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
辰之間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于仁和趙上舍
谷林亟往閱其大槩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
沈氏諸郎于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

氏矣然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
篇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為長嘆息者也是書
在吳下多誤以為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白石門而
花山者確然係臨川底稿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
讀宋史嘆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
為藍本或更為拾遺補闕于其間荏苒風塵此志未
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抄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
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
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
之尤難言之曷禁悵然

荅陸聚緱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人地之譌時日
之舛不能更僕數也適見執事所輯江西通志間或
引之故昨曾微及其說而辱賜下問以其詳未盡僅
批一冊奉到函丈其中謬之大者莫若監國魯王死
于鄭氏一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際
也故當時自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
門援天復天祐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為監國
其所頒曰東武四年歷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
年歷已丑粵中使至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

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
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通表滇中于是海上之歷
始合而已舟山舊臣日益消落魯王竟依鄭氏為寄
公丁酉次南漢己亥陳光祿士京卒遣人祭之蓋成
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之禮未嘗相陵辛
丑成功入臺灣壬寅緬甸起至成功亦卒海上遺臣
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徑亦不奉王徒然而己甲辰
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即其子亦無之特相傳
其致餼少衰于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成功沉之
海中不亦謬歟蓋嘗聞蒼水督師自己亥喪師孤軍

懸海外成功既遠引莫與同仇自度不能有濟祇以
魯王尚在未敢遽散軍故是年王薨即入山此先大
父兄弟所藏蒼水手札至今猶存墓志中未及表章
此一節然則蒼水固有與王存亡者也冰槎集中祭
王文明有十九年旄節之語則謂其凶終者果何據
也梨洲先生謂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
之以申大義于天下是王薨而其子猶依鄭氏也成
功父子固為周室之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則有
可原者無故而加以物虐宗藩之惡則郢書所以害
舊史者其究不少故別具顛末以告之執事其餘大

畧見冊中矣

再答史雪汀論明季紀述帖子

明不紀述自甲申以後螢光燭火其時著述者捉影捕風為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筆不無所左右袒雖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然後讀之如焚絲之不可理夏彝仲幸存錄出黃梨洲著汰存錄以訂之以彝仲身仕歷朝耳聞目見寧有謬妄而不免餘論史事之難一至于此乃梨洲所著行朝錄則亦頗有遺錯請得援汰存例畧加考索方以智從亡梧江曾晉大學士銜乃丁亥年事是年從梧江遷武岡以智扈從不

及入天雷山然未嘗為僧為僧乃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今錄云下亥三月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為僧誤也是年劉承允以武岡北附桂藩踉蹌疾馳遇雨宮眷衣食俱乏絕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勅辦一切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皆備三宮德之遂口授商邱伯是後侯性遂無所見未聞有進封事今錄云商邱伯侯性入衛晉拜符侯誤也明行朝歷與國朝新歷晦朔閏餘大有不同國朝于辛卯二月置閏而明歷于庚寅閏十一月大學士覆式報以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

明日遇害戊子四月丙寅朔其閏月乙未朔今錄云
四月乙未朔誤也湖州諸生潘駿觀以己丑春入覲
行朝詔授兵部主事庚寅冬以陳邦傳之難死于扈
駕錄云戊子潘駿觀為兵部主事誤也何吾騶以己
丑三月始至詔令入朝未久即去去後黃士俊始至
與嚴起恒共事庚寅躡遷梧州始以老乞休而去錄
云己丑正月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誤也焦璉駐平樂在兩粵武臣中最为恭順與陳邦
傳不睦卒為邦傳所誘取其首降孔有德今錄中所
及璉語似全與跋扈者等而于死節則不書嚴起恒力

阻孫可望秦封其後可望挾駕南寧有張護衛者上起
恒船問所封畢竟是秦是他起恒曰將軍遠來迎駕
其功甚巨若問此事是挾封也張奮拳亂毆之起恒
赴水而死一夜虎負其屍出水今錄中無一語凡如
此等尚屬崖畧不能盡舉行朝錄共十餘種其最踈
畧者滇黔紀年當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對之餘不
既

與沈徵士彤論沈氏家傳帖

清門世澤之盛中吳世家所不易得辱示家傳不禁
肅然起畏也獨葉星期作君庸先生傳則多誣者不

敢不告之足下速為改正傳謂袁督師崇煥擁兵不
朝中樞募人入其營援之先生應募予以兵騎却之
隻身前往說督師曰公前殺毛帥人言籍籍當亟入
朝督師許之曰明日即請覲先生又言城中人恐愆
當俟宣召而後入督師又許之先生復命中樞次日
宣督師入賜貂玉再見即縛下獄以此為先生之功
何其悖也 大兵以己巳之十月分道入京所經自
龍井關大安口其地原非督師所轄而聞警赴援千
里勤事此固有過無過者也其抵京也即時召見奉
有溫旨其時督師與滿桂分禦 大兵廣渠門之戰

督師親執桴鼓斬獲千人 六王子傷馬而督師亦
集師肋下于是以夷傷多請移營入城休息而是時
中官素不與督師相能毛帥之客從而煽之以圖復
仇輒臣錢公龍錫則督師之內主而中官尤深恨之
者相聚而謀欲以傾督師者及輔臣而

大兵亦忌督師之能思以反間去之于是縱降卒歸謂
督師特為內應中官實其言曰此入城休士之奏所
由至也莊愍大驚而督師罹重辟矣曹公能始謂關
口遣師助禁在敵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已迫畿
之後所以雪督師者甚至夏公彝仲言亦畧同廊舍

人湛若于粵中追理督師死事復官賜謚而
本朝檔案出脩書反問之語于是督師之寃大白夫
督師以求入城被譴而今謂其擁兵不朝異矣且督
師抵京即入見又何有于中樞之探乎滿武愆亦嘗
入城小休特不以所部入耳亡國之後稗史雜出有
漫以不經之語為案者此正墮晉鄙門客之術中星
期亦薄有名不期史學荒陋如此君庸先生好兵任
俠原屬同甫稼軒一流人物其逆知天下有事造漁
船千艘以防未然卒使舍人兄弟得資之以舉義師
即此足以傳矣後人不必妄為烏有之事以誣之也

至于崇正賢良辟召之舉在乙亥而庚辰特用又是
一事先生之荐而不就係乙亥非庚辰也蓋無一不
誤者敢敬陳之而弗我罪焉否

答趙徵君谷林論嘯臺集帖子

吳農祥嘯臺集其文散漫冗長固不足言而所紀明
季事尤失實如謂劉閣部中藻與李尚書向中揮戈
海上瞿臨桂死黔中陳大樽之殉節隆武贈官大樽
丁亥隆武章格菴為閣部章官信口妄言欺世人之
亡于丙戌不知愚不能屈指數也請但以張侍郎一傳言之其
曰監國賜公進士出身授兵曹按公釋褐官檢討掌

制誥事兼行人使閩非部郎也其曰改兵科監張名
振軍出松江颶風覆舟六日錢唐失守扈監國出舟
山依名振名振死公領其眾舟山破扈監國至廈門
按公由檢討擢僉都非兵科錢唐破監國至舟山黃
斌卿拒不納監國入閩至長垣而公如監名振軍出
松江斌卿敗監國始入舟山舟山破名振尚未死農
祥所言無一不錯其曰是時隆武亡鄭成功聞監國
至而喜來受約束迎公廈門按監國再由舟山入閩
成功起兵已六年謂隆武至是始亡異矣成功以隆
武與監國不相能始終不奉監國謂受約束異矣公

與成功雖往還而未嘗合軍謂迎入廈門異矣其曰
己亥之役琉球日本師皆會按周鶴芝嘗使日本乞
師不得阮美又嘗乞師俱在舟山未破之先成功未
嘗乞師也其時成功全軍而出公以所部別為一營
無外番之師也其曰河北圻南響應犖下議遷都以
避則野人之言矣公師欲下九江以取楚聲息何能
達近輔襲曹魏畏關公之語不知

本朝威德之盛也其曰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惜
無紀錄之者然則農祥并公北征錄亦未見而妄為
公傳無惑乎其妄言也至謂公屯田林門島中被執

則不知公被執時已散兵謂公子死曰下則不知其
在京口總之無一語足據者郢書燕說混淆信史吾
不知其何意也農祥自負物博近則方丈輶杭大宗
皆力推之不知其言無足采也

東萬丈孺廬

昨趨侍高齋欲以新建巨源徵士之死為問而座有
他客不及言巨源之死世多言其通家一先達素為
巨源所薄夜遣人刺殺之其實非劫幣賊也敬亭沈
高士耕岩之孫樗厓述其先世之言亦以為然然愚
竊有疑者使巨源死于同里之怨家不應牧齋誅中

竟不為微及之况以所聞于夫已氏之人為雖有媿
于不事二姓之言而尚非顯然滅裂行檢者是時江
西雲擾前有楊萬之師後有金玉之難巨源以前代
貴公子嶄嶄持風節足側焦源手搏彫虎其瀕死者
數矣其僅而免于死者非巨源計之所及也使夫已
氏之殺欲巨源即稍一舉手間當已無可漏之網顧
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直至承平以後翹車束帛賁
于其門而方為剗刃之舉何其拙也故竊意以夫已
氏之于巨源其相惡不必言及其死也哀巨源者遂
以弓影之疑加之桑海之際志士之危如朝露如世

所傳固多有之而以巨源之踪跡言之則似有未盡
然者當是時長洲徐隱君昭洪亦遭此劫幾殞其生
巨源之死乃夫已氏之不幸也執事于桑梓文獻之
傳其見聞必有獨覈者未審以為然否

與紹守杜君札

執事軫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卹且使
著為故事甚厚所惜詩論有未精者丙戌畫江之役
雖建國于越而越人首事者義興從亡格菴行遜其
死者祇余尚書一人耳故昔人謂尚書不死則越且
大喪氣而甲申之倪施周三君子乙酉之劉祁二君

子亦幸賴尚書為之後勁不知執事何以獨于尚書
之後不一及而反及于王侍郎遂東是一大錯也遂
東本官監司丙戌始以詹事貳禮部大兵渡江遂東
已病避兵秦望山丙舍中始寧倪無功謂其本有意
于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
未嘗死則審矣蓋遂東之死在丙戌之杪秋其去尚
書投水時且十旬蕭山徐涵之言其生辰適在亡國
之後其家尚為開筵稱慶君子謂之是則眾論所在
不可揜也明亡野史最多其中真偽雜出多不足據
然未有言遂東之殉國者惟婁江人楊陸榮所著三

藩本末內言遂東以絕粒而死陸榮祖且也其書誕
謬不足信末世亦未有信其書者而姚江邵念魯忽
信之據以立傳是必王氏子孫以此郢書欺執事而
執事偶未之察也甲申之變句容孔閣學貞運亦適
死于其際梁谿鄒漪亦附會以為盡節而今孔氏後
人不敢仞也則以舊史所關者重也乃若尚書大
節固不必言即以其居鄉而論亦甚有功于溝洫如
重築三江閘廣麻谿壩左右劉忠正公築茅山閘越
人皆能言之孫叔芍陂遺愛猶存亦非遂東之放浪
湖山者比也愚略具始末陳之執事願更詢越之介

眾而審正之也

鮎埼亭外集卷四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裔

簡帖

奉荅萬九沙編修問史叅政遺事帖子

承問南宋史叅政軼事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
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門五人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
叅政始吾鄉宰執亦即自叅政始然叅政在宋史既
不立傳而乾道開慶寶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顛末
惟宋會要言其為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
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頻湖之地多

為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由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傳者祇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璞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即以政府報之由中丞建議

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孫朴最捷然不能數月而罷今攷史氏家傳參政方為御史檢法官起右正言劾吏部尚書林大鼎進右諫議大夫再劾僉書樞密院事宋璞遂代其位明年為御史中丞魏師進所劾罷官代參政者即師遜也更勝迭負蓋與宋史之言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而其附阿之迹較他人獨少然考朱子語錄言林大鼎當秦檜被黜閑居之時對策或稱其乞立

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為檜所忌嗾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于檜可知也特不知其後竟以何事不當于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忤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嘗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叅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為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譏方壞秦氏之游魂餘息斥逐殆盡而居揆席者陳康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潦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尚可信哉且參政

之于文惠其親則猶子也文惠之于孝宗則甘盤舊學之契也參政之卒也是年七月文惠已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奸屈抑終其身而不為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一字聞道政和八年王嘉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父艱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荐除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叅知政事既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宰執考云其謚康肅者無豫竊嘗謂志乘有美而無惡然如曾任大臣者雖法不應立傳亦當旁見其始末不當使

漫然無可稽茲因下問謹叅攷大略以備采錄

奉荅萬九沙編修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為舊史拾遺况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采舊聞以使後學有所攷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于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爵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稽而觀文以散寮遂不槩見攷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之清與樞密晚集及忠獻為師相一切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

樞密竄改陳質憲坐是解直院不肯為

見吳氏木筆雜抄

樞

密之長都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為耳目文移

所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

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

見太學生表楚疏

括浙右虛

籍田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徵而田籍

不去宋亡民猶以為累

延祐志

忠獻既卒鄭清之陽與

相結而陰排之

見黃氏日抄

然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

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府且有意相之會以

疾卒

見史氏家傳

其官三為侍郎四為尚書知平江府者

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殿閣學士

兼安撫發運衛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贈太師初謚
恭惠改謚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為忠獻愛妾
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尚少以其婦洪氏不得于林
而出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
有聞理宗不問見杜丞相集改尚郡主見家傳林氏卒觀
文請恩澤卹典極盛見鄭氏四明文獻賈氏當國惡其諸舅
不復用見王深寧集其官亦三為侍郎四為尚書歷知處
嚴溫委四州紹興建寧寧國三府奉祠洞霄此觀文
之大畧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于人口然就其生
平則亦有可采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賜謚祇及楊

表沈而未及舒樞密始與本道節度使言之令其上
請而力贊于朝廣平得謚文靖又回授己子恩澤以
與族子見四明文獻其所為雲麓稿亦有時名觀家觀文
頗謙儉不事紈綺冬日猶葛幘見延祐志其守括蒼會稽
皆有惠政見後村集後村最惡此言乃公論也國亡杜門養疾人罕
得見見深寧集此皆先正所節取者執事倘為分別書之
各不相掩是春秋之史法而亦吾鄉校之定論也敢
因下問而陳之

奉荅萬九沙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史文惠教諸子孫從遊于楊表二先生之門又延沈

先生之弟季文于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墮家聲者
然亦多以不附宗衮有聲者宋史至漏漫無考索故
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為可惜也
固叔于同叔為共產吳鶴林草其閣學告身有曰在
熙寧則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于大防
其帥潭州也平土寇興義倉蔚為能吏以勸其兄辭
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畧焉然
四明志中尚載之定叔為文惠從子最不為同叔所
喜交遊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
不出陳和仲曰予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

常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惠難之
所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即以貝錦受囚者也其自樂
山吟則宋梅磻所開雕稱以為耿介拔俗之語瀟灑
出塵之作其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小畧之而四明
志亦無傳焉然鄭千之文獻集中尚有之朝奉大夫
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孫也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
為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
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詔書累起之力辭不
出杜門講學又學古文于樓攻媿同叔每有所為必
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斯則

僅見于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為苟
有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
畧之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為相則
固叔少子賓之方以敷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
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
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
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
戶叅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尚有世卿損之子也亦
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璟卿死于嵩之宋史
見之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從子綜伯為後宋亡嘆曰

時事如此修身齊家以俟太平可也綜伯從弟彥伯
亦遜跡不出皆當附之璟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
諸公當日不能不為宗衮所抑而今則反以此為使
人推求其佚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為重輕也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為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
時其立朝事跡無可考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
初歷詆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
于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尚抨彈及之則頗疑其阿
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木筆雜抄言陳自強本太

學服膺齋生既當國孝友方為學官乃立魁翰碑以
頌之自強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
一日諸生赴試孝友急遣人箠落焉嘉定更化孝友
乃反攻他人以表其不党于韓然則孝友之蒼黃反
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文集言党錮之禍則謂孝友
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誚他人之懸位者是孝友固清
流也党錮之籍本末嘗及孝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
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見而出乎孝友之由
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為可惜也嗚呼古今人
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于無所不為者類如此

也豈獨孝友已哉攷之江西瑞州府志孝友由南劍
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磨碑一出
其子而自強罷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叅政矣
蓋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
熟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尚未
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
友罷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
其謚文簡嘗攷南渡之師儒莫有聲于芮祭酒莫醜
于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為後世勸懲不知
其所排篡者為何事也

奉荅臨川先生論慶元黨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
令愚攷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覓福建通志合
之舊史旁叅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槩志云湜字溥之
一字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秘書郎所
陳皆謹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擢直學士院趙忠定公
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
為褒辭大怒出知本州後為刑部侍郎穎名黨藩卒
謚文肅按李杲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辭固
佳以某觀之若當時不作便乞出尤為奇特朱子以

為不必如此但後來既遷之後使出亦自善溥之却
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杲曰如
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
不荅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
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
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使金告禪位金史交聘
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考之宋制
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為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
士久次者為之他官入院不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
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

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秘書出為總領以總領入為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即有偽學之禁溥之既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為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即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犯之者溥之于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于他書宋史自荒陋耳尚容陸續考索奉正函丈不備

荅趙誠夫論褚河南世系帖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

都錦里並傳後代可喜也已不揣弁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為誠夫疏証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考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未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遂居錢塘裔孫陽蕭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之爵錢唐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國常侍遼民生仁宏陳始興王法曹叅軍暨陽令仁弘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

尚書舒國公謚曰文此錢唐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
其留居陽翟者晉初安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
招招孫碧碧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碧生洽晉武昌
太守洽生裒晉中書令衛將軍錄尚書事贈太傅都
鄉侯謚元穆裒生歆晉散騎常侍秘書秘監歆生爽
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
太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炫生澧梁中書
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澧生濛梁太子舍人濛生
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謚康
是為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唐此錢唐褚氏自六朝南

遷之一支然愚又考舒公自遷錢唐以來皆居臨平
蓋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瑩域亦在臨平山中

載湖中龍戲舒公晏坐讀書一事則

城中之褚確為河南公所居而晉初九有真太守陶
其未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過過之子伯
玉為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陵王參軍修
其未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
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廷誨給事中廷賓
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鉅司勳員外其族實
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思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

之樞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
赦始賜其孫八品秩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此事
表亦不載所賜八品之官孫為誰則唐書之罣漏固
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况仁和志又安足據與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賜讀鄂忠武王從祀說考據精博無以復過兼之位
置并并次第間無一參差想見先生惓惓忠烈遺事
雖千百年前人無不留意假得位秩宗太常間必能
為

聖朝釐正祀典夙夜寅清以奉

天子表章禮樂之旨憶愚小時亦曾以各史所書鄂
王事奇零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
金陀粹編考索一過奄忽一紀遂巡未踐今于先生
說中得見崖略可謂幸甚其中尚有刺見欲與先生
討論者資治通鑑續編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鑄先
勘飛事尋命万俟卨等治之則三畏亦不附和咸陽
者雖諸稗史所稱掛冠入丹霞山不返以及剪頭仙
人諸紀或未可信但要屬薛仁輔李若樸一流不得
因辨誣錄中所遺而竟去之惟何鑄舊鑄屬賊檜鷹
犬縱有後功不補前過若三畏則非其倫似當于薛

仁輔下次設大理寺卿周三畏之位道園集有題鄂武穆王墨蹟出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武穆紹興元年所著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據此則文林亦王幕屬文山邱菴以忠孝文學大儒當皆不妄似當于于鵬生草下次設幕屬湯文林之位金陀粹編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其書亦慨摯但不紀其與劉允升事先後何若且上書後處分亦無可考此屬編中踈漏但以布衣仗義伏閭自足千古抑或即西湖志餘所稱百二十人眾名

總不可問要須大書以表之似當于劉允升下次設南劍布衣范澄之位至于大宗正士儂以帝胄之尊藩封之重肯以百口相保幽死于閩與公不朽亦復何辭但恐天潢宗子不當居兩廡之列得毋鄂王神爽或亦有不安者愚意謂當于別殿中另奉大宗正安齊王趙士儂并太傅樞密使蘄王韓世忠兩主蘄王當鄂王寃死時獨攬檣怒面斥廷諍原應首居俎豆但為王前輩勳高望重垂世者不僅在此况亦萬無配食之理莫如與宗正並祠之別殿中未解先生以為何如并銀瓶小姐附享祠事已非一日但此

是一大疑案來集之樵書曰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
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
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
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
瓶殉孝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珂為武穆孫而編中
曾不一及之夫歷代以來既有舉之誰敢廢焉然其
疑有不可不存也今于寢宮既欲以東廂列五子而
孫珂附之西廂列五婦而銀瓶附之則安娘之明見
譜系顯膺恩命者其不得不附又可知也他如門左
欲設園卒張寶之位則此見傳奇妄語恐不足信况

是編全據史傳即稗官亦未敢輕錄何問傳奇某頓
首奉復

荅史雲汀問宋瀛國公事帖子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
正史為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啟其端
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
事多未悉者常熟錢尚書蒼萃諸書考其顛末已無
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為瀛國公一日
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
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

此文事屬荒唐急
宜刪去

此事見于元明人
紀載者極多謂之
疑案則可安得竟
以荒唐目之

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殺文丞相蓋同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于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蒼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曾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

湖山類編瀛國公為

僧號木波講師庚申外史瀛國為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游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母有重寶子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率其眾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

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此與外
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
締交合尊情頗濃何喬新注延祐丙辰仁宗明命宗出
瀛國締交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
蓋在斯時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
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
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文宗
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
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
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
遇害遂徙帝于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

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
于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
刺為皇太子乃以安驪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
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
旨阿憐貼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
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告中外余應詩云
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
后燕帖木兒曰昔者晃思乂之事為朕年生大錯悔
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
願召安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地下言訖而崩

晃忽又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晃忽又事已實造詩恐妥謹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秘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妥驪貼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右祖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留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始迎明宗幼子懿麟即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立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妥懼帖木兒在靜江可取

為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懼帖木兒太子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咎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並行道上行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佗無一言以荅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

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已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孀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速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為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

知脫脫亦為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日記

後至元二年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為真裕雲徽后余

應詩云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何喬新注壬癸

水丙丁火元水德王宋火德王故老相傳順帝北遁

殂于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

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

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或曰太保劉秉忠所作

至今兒孫去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

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

無窮是也其間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

庚申即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于四

更末即傳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

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
知更之為庚也歷真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
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庚至
理宗景定元年為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即位希夷
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
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
庚申君適以是生並見閑中今古錄非所謂莫之為
而為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曰有負辰飛天歷終是甲
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為受
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 以為

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
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嘗侍太宗觀列代帝王遺像至
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
若太醫然至元列帝曰喫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
何為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王
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為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
合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
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
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為元所
滅而瀛國公陰篡元緒世為漢北主天之報太祖一

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適而其次年即得太
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時在元人皆知之而明
寧王奉太祖詔纂緒北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
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為証助錢謙益謂
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
史一定案不得以呂羸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謂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
冬青之舉為世人所艷稱然祇唐王潛林白石耳同
時豫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

鑿鑿可考謝臯父則陰移冥轉其間草窻紀陵使羅
誥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
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考明初既返穆
陵遺骸建雙義祠于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
移之陵右凡有事于六陵即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
而惜其于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攢宮山下摩
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
約畧可尋之蹟而遍問樵夫牧豎獨失祠址所在為
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
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酒天之惡玉匣珠

襦狼藉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為故君
護龍髓恒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
世而下即分麥飯一盂以酌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
便有大不平者楊髡西番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
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攢宮首禍所啟也茲者西冷道
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跡鑿飛來峰之塔折
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累地藏波及天女而泰寧殿宇
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漁鼓不隨麟辟邪石
馬並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鳥將
共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載在有司

今唐林祠宗鞠為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
以修典禮也逆僧故址犁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教
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群使共食于一堂正明使
君之所以表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四百祀而逕四
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蘭亭以嗚咽索真帖
于誰家諸君子之魂魄猶在此間其奈何過而莫之
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浙東孫觀察帖

某前此致帖幕府欲毀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
以為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

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豫于楊髡之惡而已蓋所謂奉寧寺者何地乎乃即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峯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上皇村名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于此詔遷其寺而以其墓定卜仁烈皇后楊氏附是泰寧寺所以改為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髡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攢宮已改為寺并勅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為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攢

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于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間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者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于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為道場者是有司特以謾言奉行未嘗確為清覈也正統宏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間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反縱而下治其為樵牧孰有過于此者方今雖再屬

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為令甲所加意明使君
君誠以此諭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于金粟之
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
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為當盡毀寺室
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為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
古樹開花無日近以梵宇雜糅湮沒莫可踪跡若以
整緝攢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于
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為執事瀆言之

鮎埼亭外集卷四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裔

簡帖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第六卷自汾水以至晉水皆異源而同入于汾
以達河者也顧獨強附湛水于其末其為錯簡無疑
矣乃即本篇中道元亦深疑之勉為疏釋而後悟曰
原經所注斯乃汨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關也是經
之誤證耳自是以後雖善讀水經如國初之胡黃顧
闔諸老至是篇亦復未有折衷但所謂汨川者道元

漢左傳誤作澳

既實有所指矣而求之是書汨川安在即旁考經傳皆無是川則道元果安所指予反覆思之汨川者漢川也漢訛而為汨汨省而為汨而聲又近是則道元所謂字讀俱變者也何以知其為漢川也道元于濟水篇中及漢矣曰漢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又東而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又東北流注于漢是即此經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者也蓋必湛水所出之處原與漢水相近故混也濟水篇曰漢水又東逕波縣故城北是即此經所云湛水又東過波縣之

北者也又曰漢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母辟邑西是即此經所云又東過母辟邑南者也道元故從而正之曰斯乃漢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閔也又曰漢水又南注于河是即此經所云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者也豈意遽誤遽變遂成汨字而莫有悟而正之者乎然則何以強附之汾水之末也曰漢水一篇作經者蓋以類次之濟水之後在第九卷清水之前夫清水卷中皆河內之水則漢水亦其氣類也而傳寫者忽移之濟水之前遂廁于第六卷晉水之後而不知其在濟水注中也不然道元明言

為汨川所由而讀盡水經四十卷杳然無所謂汨川者亦可怪矣道元能指其語誤而不知後之人之更誤也得余言應見賞于千古耳

水經潞水帖子東東潛

職方冀州之川曰漳其浸曰汾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上黨郡沾縣大壘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其于汾水則亦大書為冀州浸矣而潞水獨不著其地不知其何以脫遺也康成之說職方則曰潞出歸德賈公彥曰歸德郡

名攷之漢無歸德郡之目師古亦曰潞出歸德按地理志北地郡歸德郡有洛水是雍州浸非潞水也康成師古亦未嘗明言潞之為洛然舍洛水則歸德無水矣將無誤認洛為潞豈非輿地中一笑枋乎夫使潞水果出秦之北地則必歷廊坊度同華如沛之伏流過河而後入晉其源遠而且阻秦晉間無此水道也所以漢人曾無一道及之者然則所謂潞水者究安所指善長引闕駟十三州志之言以為濁漳水即潞水其說甚合故李衛公亦取之蓋潞之以水氏國也可無疑也近舍赤狄而遠求諸北地義渠所出道

梗絕不相接之水可謂瞶瞶而潞子之都適在濁漳水之發仞善長以為更無大川可以當之者是也然善長之言甚畧予意自壺關水一帶皆屬潞水之上流其下流則直至蒼谿水一帶而止其在春秋則自黎邢二國故封以至甲氏留吁之屬接乎銅鞮之沁水皆屬潞水之所浸也然則衡漳二水清者為川濁者為浸禹貢之不及潞水也其在衡漳中已包舉之矣康成說職方大段疏畧善長此條足采入周禮註中同時劉昭註續志亦言濁漳之為潞引上黨記以証之乃知是說由來已久然昭又旁及于曹魏洵河

鑿渠之役則大謬矣蓋此乃涑易間晚出之支流非古潞水杜佑不審而采之所當糾正者也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列葭水一名長蘆水一名長蘆淫水寔即絳水之別目而其在衡漳支流中最大今本水經濁漳清漳二篇缺失最甚則列葭津瀆所宜旁攷諸書以補綴之漢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滹隋志亦有滹水然不詳按許氏說文滹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滹許氏聲而顏師古以為藕聲顧顧祖禹曰顯聲宜從許氏滹水亦出趙國襄國之西東北山入浸是即今本漢志譌為渠水者也渠滹同

聲而譌耳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漢志漢志

則襄國別有蓼水馮水東至朝平入渦又有中丘之

渚水東至張入渦是皆列葭水道可以率連疏通證

明而不當聽其脫落散漫無稽者矣乃太平寰宇記

所引酈註則皆有之以是知足本之所具者多也其

曰南和縣有澆水今本譌一名鴛鴦水即魏都賦中

所云鴛鴦交谷者也曰渦水出襄國曰蓼水入渦曰

中丘有蓬鵲之山則渚水也曰漳水亦兼有浸水之

目蓋皆與諸書互相貫穿雖完又不得見而猶幸其

蛛絲馬線之可尋也澆水至鄭州之高角城畧城角

而過故又稱裏角水而渦水即今內邱之百泉水酈

氏以為一名澧水蓼水一名達活水皆今註所脫落

也長蘆之目百世未湮則考古者不應忽置也明矣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漢志常山郡中丘縣蓬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

渦說文亦云渚水出常山中丘蓬山長谷入渦今本

酈注渦水僅得一見而渚水則竟無之至漢志常山

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谷泉水東至堂陽

入河則益茫然不知所考蓋濁漳清漳二水之屬其

不可問者多矣說者因謂陵谷變遷莫可踪跡而不

知其水尚在也中丘今順德之內丘也太平寰宇記引舊本酈註中丘有蓬鵲之山今其地之山固巍然是漢志所謂蓬山長谷者也舊本酈註又載其龍騰鶴渡諸山水今內丘圖經亦載之則舊本固自有西山諸水之原委蓋蓬鵲諸山綿延數百里隨地異名直接太行通謂之西山而水亦分道以出長谷窮泉谷皆其一也故內丘至今有渚水一名礪水而張縣之地今并入任縣有曰渚陽則渚水之陽也晉書段疾陸眷為王浚攻石勒屯于渚陽至今稱為渚鄉是蓋其自張入渴之道然則渚水固無恙耶乃胡梅磧

註通鑑亦不能詳渚陽之為渚水而泛以洲渚之水解之則其時所見之酈注已多闕漏殆與今本不甚相懸也若元氏之沮水則自漢以來杳無可證近人作元氏志者亦不能攷索及此及讀郭氏山海經註方知沮水乃泯水之訛何以知之郭氏曰今泯水出中丘西山窮泉谷則知漢志誤以泯為沮原非別有沮水也千年誤字為之一豁其說別見予漢書地志稽疑中

水經斯汶水帖子東東潛

斯汶水之與汶水不可溷也漢志太原郡上艾縣綿

曼水東至蒲吾入虜沱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汶真定國綿曼縣斯汶水首受太白渠水東至鄆入河北斯汶水之原流也山經泝水出房子縣敦輿山之陰而漢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汶水所出東南至癭陶入泝山經泝水東流注于彭水此汶水之源流也今世水經非足本濁漳清漳二篇脫失尤甚斯汶水之附于篇中尚幸詳悉而汶水則無之猶幸太平寰宇記所引舊本酈注足以存其一綫愚攷斯汶水與汶水並行于常山鉅鹿之間首尾亦時相貫輸而卒之各自為水酈

善長曰綿曼水逕樂陽右合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逕陳餘壘而又東注綿曼水夫陳餘壘即泝水也故顧氏方輿紀要引舊本酈注云泝水即井陘山水是斯汶上流之與泝通者善長又曰斯汶水分于和城曰百尺溝其水入于泝湖是斯汶下流之與泝通者然皆其津渚之分支及泝水東至癭陶而汶水之與石濟水之出自贊皇者同入之而石濟水之分支則彭水也泝水又合汶水東注之其時斯汶又東至鄆入漳矣蓋其與汶水終不可溷者如此若太平寰宇記之誤以汶為汶傳寫之謬也古今注云永平十

年作常山呼沱河用太白渠水以通漕亦謂之蒲吾渠盖用斯汶水者也其至善長之時稱為故瀆則已廢而不用而長編咸平五年河北漕臣景望開鎮州南河入汶水至趙州以利漕則用汶水者也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潛

澗沮兖州水也爾雅水自河出為澗則稍可通融其地不必專指兖州之澗而言夫兖州之澗亦至今無能言其地者然要其序于雷澤之下則可意而得也故孔傳以為二水同入于澤鄭註以為二水相觸而入于澤孔疏亦同于傳康成又欲破職方盧維之維以

為澗用當兖州之一浸而杜岐公終守漢志之說不肯從魏王泰括地志以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中元和郡縣志則曰在雷澤縣西北十四里雖其說未必實要之不敢舍雷澤而他求則皆同矣惟許氏說文曰河澗水在宋又曰汶水出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澗水東入汝于是有附之者以為梁之睢即沮也澗之下流為沮寔一水也斯其說非不工然浚儀有渠所謂商魯之溝出自黃池盟主之役以是當禹貢之澗恐禹貢不受也豈意熟于水道如善長忽取以當左馮翊之雍水乎則五尺之童謬不至此故曰以爾

雁之澗解雍水可通也以尚書之澗解雍水必不可通也善長之序雷澤詳矣而竟以互受通稱之說移澗而西是非人所及料也足下其將何說以為善長起茲廢疾焉

水經澗水篇帖子示東潛

漢志詳于水道師古又善為之釋文如園水之本為園水慎水之本為澗水皆大有功者乃京兆南陵縣之下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入渭師古曰沂先歷翻則沂字而澗聲歷攷諸書未聞霸上有沂水也因質之為地理之學者亦莫

能證其目或曰沂者塗之通也塗水亦出藍田西逕峴關而復會于霸今世多以省文作泥其音之轉為澗是說也迂回曲折以求之予未之敢信且漢志泥水出北地郡郁郅縣北蠻中則其來遠矣而于六書又絕無據乃近以解水經之故取其澗水篇謂之則再引地志之文直曰澗水而非沂水乃知六朝舊本固澗水也夫京霸素澗古以二水齊稱而漢家列之命祀所謂長水者也是在地志例必並書而塗水之以青塗軍得名于史其出稍晚矣况善長生于師古之前專門治水經之學其引漢志最審寧復有可疑

哉或曰然則師古寧漫然無徵乎曰善長所見之本諒非師古所能爭矣且師古雖為班固功臣而亦時有失檢之語即以水道一節言之大渡之有泚水明見于許叔重之說文乃漢志累經傳抄之後泚為泚而師古不遂從而實之前輩嘗糾之矣然則渼之為沂亦其例也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夏肥水在淮北導潒于沛郡之城父南至下蔡入淮肥水在淮南道源于九江之成德北至壽春入淮其入淮有南北之分而夾岸適對故淮人至今以東西

二肥河目之原非謂夏肥水能泚流潛遠與肥合也若合肥之在壽春之東二百餘里乃九江之肥所逕由其於沛郡之夏肥水風馬牛不相及也應劭乃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關駟亦曰夏水至此合為肥則沛郡之水既能泚流潛達又能引而長之以至于芍陂之間真異事也于是善長疑疑之以為夏肥水無通肥水之理由為之說謂肥水之同源而出者尚有施水已各分流注于巢湖若夏水暴漲則復合故以名其水然則沛郡之夏肥水得自為川而九江亦不碍于夏肥水之目斯固騎郵之

支詞雖然是說也善長亦有見于夏肥之出自沛郡者更無踰淮而東之理而別為之說也而其下又曰施水出自城父至于九江則可怪已極夫肥與施同源者也肥出九江而施獨發于踰淮之沛郡則自背其說矣夏肥出沛郡不能踰淮而施獨能之則又自背其說矣然則沛郡有夏肥水者二矣是其欲調停應闕之謬而墮于大悖者也而胡梅礪附和之何也夫淮水篇中善長于沛郡之夏肥別有詮次源流了然正自不錯其曰淮水于壽陽西北肥水注之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夏肥水上承沙水即杜預所謂夷田在

濮水者沙水濮水夏肥水互舉通稱然則夏肥水者葭蕩渠之支流也濁河清濟皆有津逮不止一淮而已也苟知夏肥之出自葭蕩諒無有以九江之水溷而列之者顧不知善長何以前後舛戾若此足下于是書力為護法沙門者也必將以為誤文或後人補綴之失有足代之解嘲者其幸有以語我也

水經墻冢山帖子東東潛

水經之末歷數禹貢山川澤地所在其第四十五條曰墻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道元注曰穀水出其北林是自亂其例之言禹貢之山未有所請墻冢也禹

貢之水未有所謂穀也朱中尉解之曰是蓋引山經之文也吾亦固知其為山經之文然豈可以充禹貢之乏乎且山經何獨引此一條也既而思之曰是非舊本之文也太史公作禹本紀然不敢稍以之攬入禹貢一語而謂作水經者乃補綴一至此乎夫經文當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注文當云洛水出其西如是則合乎禹貢矣或曰據漢志則洛水出上洛其出熊耳者伊水也曰禹貢係熊耳于洛必非苟然殆猶導河之于積石也况他說以熊耳之山為地門其望尊矣固不必以漢志疑禹貢也且是卷于禹貢所導之水河濟淮江漢弱黑渭已志其八不應獨遺熊耳之洛明矣是必舊本脫去熊耳洛數字好事之人偶讀山經自以為博因奮筆以有此誤也然而元祐重行開雕以至于今竟未有言及之者則校讎之疎甚矣哉

奉荅沔浦房師一統志稿劄子

再讀來諭欲定常德府之武山是後人以辰州之山誤屬之者其說似有未盡在常德府者本武陵山乃首縣所以得名者即河湫山又名太和山而支山則為高吾山一名西山又有鹿山是其連岡接隴氣

象不小特世多從其省文稱為武山而黃閔武陵記
遂混攬以辰州磐瓠之語方輿勝覽因之此其失亦
亦原不自石倉始也酈道元樂史王存雖未嘗謂武
陵山即平山然酈氏云平山西南皆臨沅水今縣中
之山自桃源縣之綠蘿山以下西南兩面皆臨水者
舍武山更無足以當之而常德府舊志河湫山一名
平山一名武山所以東海尚書湘潭侍郎並以為然
是固非不考桑經之注竟妄為騎郵者樂史謂武陵
山頂有闍黎寺道德觀其下有德勝泉亦頗與平山
寒松上蔭清泉下注之景約畧相符新通志漫然不

考遂兩列之固未為當而因黃氏一言之失遂舉常
德一府之望山湮沒其名恐不可也山川之在地望
山經而水緯因其有武陵山所以有武陵谿今去其
山則谿之所自出者湮矣故竊以為但當博引諸家
之文而定取舊志之說不必有所疑也

答陶穉中編修論江省志帖子

昨奉命覆審江省志藁至貴池反覆于南江分江水
故道茫然者久之是二水自隋唐史而下皆無一言
及焉近人之語焉而詳者莫如胡處士朏明然其言
亦過于自信因指漢書之誤而欲刪去水經本文則

亦未見其必然漢書于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
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是即十三州志所云江水
至會稽與浙江合者也于會稽郡吳縣下云南江在
南東入海是即地志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江南者也
據漢書言是石城之水其東北一支入松江者為南
江其東南一支入浙江者為分江水水經合而序之
則曰沔水與江合流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為北
江其一為南江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臨城
縣又東合逕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
旋水注之又東逕宛陵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

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東則
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
縣東入于海郭景純曰南江枝分歷烏城縣南通餘
姚縣與浙江合是水經以分江水為南江之支流謂
南江既貫震澤赴吳淞而又有分行自餘姚入海者
非謂南江已至吳淞復趨而入浙也景純正愆人牽
連錯會水經之文故申言以明之蓋分江水所以得
名正謂其自南江而分然其與南江判也自安吉始
則自石城以至故鄣不應先有分江水之目漢書遽
為載之石城之下者誤也既至安吉與南江判自當

別標分江水之名水經蒙長瀆之文言之者亦誤也
誤也兩家書法各有所失朏明遂謂漢書誤以松江
為南江水經本直以分江水為南江而東則松江以
下十五字乃註之誤混于經者酈善長欲援水經以
合漢書故攬入松江于其間夫使石城之水既合長
瀆而歷湖口則其入松江也蓋亦自然之勢而迂道
南行者不得不為支流朏明反欲指為正派而抑其
震澤之大川何哉是故水經之南江即漢書之南江
特未有取兩書而詳為疏證者所以啟善長之疑况
夫枝分之說原自景純發之則篤信漢志者亦非善

長一人也特是水經涓石城之水合涇水桐水以超
超安吉則考之未覈桐水發于廣德而注為高淳之
胥谿滙于丹陽石臼諸湖又合溧陽之瀨水以入荆
谿乃漢書中江之水非南江之水也若夫以今日之
地按之則自貴池而東中高不能通安吉不知漢時
石城之水何由以達太湖是南江之道可疑自安吉
而東中高不能通海寧不知漢時安吉之水何由以
達東浙是分江水之道可疑斯則岸谷變遷誠有難
以臆度者而兩書言之鑿鑿恐亦非無稽也今姑亦
據古人所載取之于志則愚以為在貴池恐祇應載

南江而移分江水于安吉庶幾得之庶幾以為然否

奉馮茗園前輩帖

日知錄謂姑蘇即姑胥古文胥蘇通用因引國策毛傳証之按德陸明釋文胥固讀踈而文選蘇亦訓須亭林之說是也姑胥又號胥母之山越絕書闔閭畫遊胥母不以子胥明矣至鄺善長釋松江水引虞氏謂今胥山上有壇石長老以為胥神所治魯哀公十三年越使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獲之兩大夫死一立廟于胥山一在丞山是立說之最妄者春秋內傳是年六月丙子越伐吳為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

先及郊吳王孫彌庸以見其父之旗屬徒獨出王子地助之乙酉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會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然則兩大夫雖俘而句踐次日告捷固不應死于吳即死不過敗軍之將安得有廟况善長釋浙江水又據史記之言謂是子胥之祠引吳錄以証之一人之口前後矛盾予故特為辨之以申亭林之緒又據善長則臺故闔閭所造以望太湖吳越之竟以笠澤為鴻溝闔閭之望不為無意嗣子驕荒失道于是先施鄭旦以為歌舞之區轉盼而麋鹿窺之百世而上可浩歎也

答陳時夏先生

古有兩漢壽一在荆之武陵見續漢書一在益之葭
萌見蜀志楊用脩陳仲醇指為捷為堵固妄即葭萌
得名漢壽考華陽國志在照烈時壯繆之封蓋前乎
此其為荆州無疑况益之漢壽一入典午便改晉壽
歷代未有以為封國者荆之漢壽則東漢以來之郡
治惟孫權曾稱吳壽而入晉仍還舊名晉書王鎮惡
沈林子梁書蔡道隆皆封漢壽嗣壯繆而分茅者實
代有之直至隋文帝平江南漢壽之名始易諸史班
班可考不特唐劉夢得詩足證也

鮎埼亭外集卷四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裔

簡帖 七

答杭堇浦徵士問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辱以西河序述石經原委見問謂其不知何據西河
此節無一語不錯生平排擊朱子最稱擅長今即以
此書觀之則時代錯入錯地錯典故錯凡平日所以
詆人者無不躬自蹈之欺世人之不學耶抑亦滅裂
而未及致詳耶其曰東漢盧植尚書請刊定經文會
其時博士以甲乙科爭第高下用私文暗易古字因

詔諸儒據經蔡邕正定其文為三體曰篆曰隸曰八
分按盧植本傳則蔡邕等已校石經而植上疏求豫
其間非因植之請而始校也若邕所書祇八分而范
史誤云三體故隋志仍稱一字石經但即從前之誤
以為三體者亦皆以古文篆隸當之蓋即正始所書
之本而未有如西河所云篆隸八分者其曰魏正始
中邯鄲淳鍾會等又以蝌蚪古文新傳于世請云蔡
邕所書八分而易以古文則又異矣邯鄲夢不能及
正始之世洪盤洲考之已備而胡身之述之西河并
通鑑注亦不諦觀至于古文蝌蚪西漢已出人間豈

至正始得傳而欲去蔡邕所書八分者是誰之請豈
非妄言之尤與又曰唐貞觀間勅秘書顏師古等考
定石經本將以李陽冰古篆勒之明堂而不果天寶
間刻九經又以李林甫所定多未遵行按陽冰欲以
古篆寫經見唐文粹然陽冰正天寶間人而師古等
欲用其篆則一奇也貞觀亦未聞有考定石經之勅
而林甫所定止月令有改易開成石經尚遵行之豈
西河俱未之見與乃又曰開成石經宋元祐間移西
安名陝碑夫唐都西安石經不在西安而在何所且
韓建棄之劉鄩始用尹玉羽之請移置城中具有明

文而西河皆不知蓋元祐中呂汲公始以是碑置之
學宮西河遂以為是時方至陝矣乃又曰後唐後蜀
亦皆有石經則從未聞後唐之有石經者殆以長興
板本當之耳蓋自熹平正始而後有裴頤之石經有
崔浩之石經孟蜀而後有楊南仲之石經有高宗御
書之石經西河皆未之聞而其所聞者則又任情妄
道如此依類以推其所言之難信大略蓋可觀矣西
河知豐氏石經魯詩大學之偽是已而又信其言謂
邯鄲淳賈逵虞松鍾會正始中寫石經見魏志不
特邯鄲淳並無正始中寫經之事即賈逵以下三人

本傳具在何嘗有此是仍不免為豐氏所欺考據之
踈頗可笑也

答董守素論漢隸帖子

漢隸本末前日席間未竟其說大略其難定者有數
節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
曰秦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
與秦時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
陽冰論篆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于同姓名錄者多
矣不應兩次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既已作于秦矣
何以又作于漢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于古

者耶若稽之鄺道元水經注則所謂大翻小翻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為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衛恒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即令篆人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為最梁鵠竊得其法授之毛弘今八法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法分未嘗作楷法即衛氏亦于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為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于弘何忽云作楷

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十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衛氏誤以八分為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為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隸書作于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于古非始于秦又異聞也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尊諭所及四大書院者據未覈以愚觀之當以王厚齋玉海所定為是蓋高陽睢陽嶽麓白鹿也然余嘗考其始終盛衰興廢之詳有北宋之四大書院有南宋之四大書院而北宋之四大書院諸家紀載互有

此文尚係先生少作予家別有先生答董程圃論隸書隸古書分書真書異同帖乃晚年手稿其說尤詳悉明劃

不同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及宋王沂公請額于朝至道二年賜額及經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為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與其弟涉讀書精舍南唐即其故字建為國庠而宋初太平興國二年賜額者也嶽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長周式講學之地祥符八年賜額馮端臨職官考與厚齋同而其學校考則取石鼓而去嵩陽一人之言前後相舛范石湖衡山沈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石鼓嶽麓又一說也衡陽圖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陽

愚考石鼓者李寬之精舍也宋景祐中賜額未幾改為州學則其為書院不久石守道與孫明復相師友講學力行魯人宗之稱為徂徠先生然較之睢陽白鹿嵩陽則稍晚出金山當是茅山在江寧天聖二年所賜額其後無聞自慶歷修舉學校而書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畧北方所置則仿嵩陽睢陽南方則仿白鹿嶽麓莫之與京是之謂四大書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蕩二陽鞠為茂草故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並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足下

以為是否

與厲樊榭徵士論機神廟祀帖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據顧于祀禮中
天人正配之故尚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
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
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蓋天道遼遠
恐吾無以接之故藉人鬼之有功于神者以通幽明
之郵而默致其氣類下比則不盡求之天神如耕有
先農先嗇蚕有先蚕灶有先炊牧有先牧但祭先代
初始之人以為神所以致其報本之意而已天下無

物不有天神以尸之而其祭則不編為推及者禮有等
也故古禮配位可以變易如勾龍至漢而易為禹柱至
商而易為棄但以其功計之則不妨取舍也報本之
祭為正位百世不改蓋以其始事者定之則更無人
焉可進易也昔人嘗誤以天駟為先蚕不知天駟司
蚕之氣則有之然非始蚕之人也稱之為先蚕并矣
近來織造之局特蚕事之一則但以始機之人配之
先蚕于禮已足然考之周禮有典絲有愷氏有職染
諸官非僅蚕事之所能盡也后稷之外別有先農先
嗇則先蚕之外別有機神比例以觀亦未為不可樊

榭引淮南子為証以黃帝之臣伯余為機之始是已而
而又引唐六典織染署曾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而
疑今所祀與唐異則不知織女之為杼神在天者也
昔人于祀禮天人之故不甚分曉既誤以天駟為先
蚕則即以織女為機神而不知先蚕之非天駟猶之
織女之不可為機神也况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
七夕牽牛之說是世俗乞巧之禮非報本之祀也今
之祀猶幸其非玉初雲袿之飾則亟當講明唐制之
非而以淮南之說正之庶使其免于不著不察之咎
不然恐有讀唐典而反謂冕服之非者不已舛乎足

下以為然否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前者嶧陽為僕言江都風俗于除月二十四日修司
命祭以新秫作飯供之蓋因諺言司命將至帝所言
各人善惡新秫食之臍口使不能語耳僕時笑以為
愚偶閱東京夢華錄汴京人以年夜請僧道看經脩
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貼灶馬于灶上以酒糟塗
抹灶門曰醉司命蓋即祖道之意而竹垞醉司命辭
司命入覲行步偻旅觀覲而目醉不能語則與足下
里人所見畧近乃知天下俗事總有來歷既與嶧陽

述之并以語足下屈指書到時應值司命祭期左右
茶香亦足資啜噉也

奉荅謝石林御史論碑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
即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
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論洗新升五品
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
官則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
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
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為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

于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于此
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
郎中之秩不為卑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
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
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陽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
此未嘗詳考會典而遽為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
之禮但止為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
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賜碑亦有數等或
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篆文或但給碑賈
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勛臣不得其給碑賈

賈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即無卹典亦得立之歷考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于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為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公為其父崇公是也徐師曾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為碣而黃梨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考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為長城縣崔令遺山為費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

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考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率復不罄

與施東萊論前明故事二則

明太祖之元年詔以建康為南京大梁為北京又遣懿文太子之秦中相度形勢以清運不便而止尋詔建鳳陽曰吾鄉也然則太祖之意固未嘗終宅吳中也成祖以藩邸發祥之地足鼎燕山始猶以巡幸為詞再返舊京迨永樂十八年後則定都矣顧歷代猶

託以暫駐之名以示將返舊京之意其命官勅命中
皆有行在二字如部僚則曰行在某部尚書府衛則
曰行在某府都督正統六年復申定都之旨然尚有
稱行在者以後始漸去然則英廟以前官南京者原
未嘗有南京之目後世妄加之耳但古者天子所居
即名行在蔡中郎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在為
行在所史記衛將軍傳大將軍蘇建詣行在所漢書
趙充國傳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孔光傳供養行內注
曰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然則後世所稱沿習失
考惟歸熙甫曾言其訛故偶因論有明官制及之又

又昨賜札問明大臣誥勅中有專與夫封不及其妻
者是蓋其嫡母生母並存者也明制嫡母在則生母
不得受封則子婦亦停出陸鉞病
逸漫記在唐宋時無此例
倘以上下一體言之則藩王入正大統即尊所生何
獨臣子不爾似亦可不必也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今世以巡撫稱中丞者不學之人所沿幕賓游客之
妄語也而近雖冷聞如董浦亦襲之夫中丞者漢唐
宋之官也漢以御史大夫為副相為亞公而其下則
有中丞漢之中丞不某顯唐始為要官宋遂稱中司

今世之官無足比御史大夫者但可比例于古之中丞則總憲副憲僉憲皆中丞也今世不學欲以總憲稱大夫副憲僉憲稱中丞非也總憲九卿耳不可以言副相言亞公也明之巡撫例用僉憲稍進之則為副憲于是多稱中丞者然有功則更有之而以侍郎兼憲節即不復稱中丞矣比來官制又不同撫臣加銜以其省之大小為差如江南二撫臣江蘇定以部銜江安則但周副都銜浙撫以部銜閩撫但用副都銜而二廣皆用副都銜此其以省為定者也然亦有不可以一定泥者如今之安撫鄂君由甘撫而浙撫

皆部銜而忽移安撫則不得去其部銜矣今之廣撫鶴君由倉場總督改廣撫則亦帶部銜矣此以其所任之人之資為定者也夫既加部銜而猶稱中丞是及削其官也況憲司豈遽無中丞乎左憲使為九卿留京而右憲使出持節為督撫今溷曰中丞何以處夫九卿之留京者也故曰一矢口而文理皆有未安者此之謂也曰然則今之呼巡撫者宜何稱曰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可也否則但稱曰撫軍亦可也世疑撫軍之名見于國語以為太子之稱而不知晉時因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例

用之可無碍也乃若不學之徒更從而躋之有所謂
大中丞者謬之尤也中丞之名以承大夫猶之詹事
大理太常國子之有丞皆以承其長官非疑丞之丞
也故丞相可稱大以所承者天子也中丞不可稱大
以所承者大夫也其亦勿思而已矣嗟乎官制不明
稱謂日紊故巡撫道之加副使者明人稱曰憲副以
避副都御史也加僉事者明人稱曰憲僉以避僉都
御史也今則直曰副憲僉憲以外臺而混內臺之官
矣固宜其日益進而大也

答陳南阜論太守稱明府帖

昨承枉過僕以奉中憲孫公辭保舉帖呈覽蒙賜教
以明府之稱不宜加之郡守竊謂明府本郡守之稱
其以之加縣令者乃通用耳請于兩漢史傳略舉數
條為例渤海太守龔遂被召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
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東
郡太守韓延壽常出欲罰騎吏之後至者門卒諸曰
今早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出謁適會明府
登車以敬父受罰潁川太守嚴翊被召官屬為設祖
道翊伏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有此後漢李邵
謂漢中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願明府一心王室

勿與交通張綱為廣陵太守喻郡中賊張嬰嬰泣下
曰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鍾皓為郡功曹
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
西門亭長陳實可蓋無不指郡守言者至若西漢之
京兆尹東漢之河南尹皆位在郡守之上然而孫寶
為京兆尹老吏侯文謂曰明府素著威名梁不疑為
河南尹尚書張陵謂曰明府不以陵不肖然則雖尊
于郡守者尚且稱之惟搜神記由奉縣秦時長水縣
有大水欲沒縣主薄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忍作魚幹
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為湖益都者舊傳闔憲為綿竹

令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明早送吏曰縣有明府君
犯此則慙太平御覽北齊魏州刺史元暉為衛國令
郎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敵申訴者畏明府耳是則
縣令稱明府之始于是唐人據之遂成通稱如杜少
陵集中所贈崔明府蕭明府王明府郭明府嚴明府
終明府狄明府趙明府詩皆縣令也沿至今日遂無
敢以明府稱郡守者斯前輩所以有觚不觚之錄也
漢時太守亦呼府君如張邈為陳留守太高柔稱張
張府君孫堅為長沙太守王叡稱孫府君王朗為會
稽太守虞翻稱王府君臧洪呼廣陵太守張超為府

君孫策呼豫章太守華歆為府君其見諸金石者晉
孫楚有鴈門太守牽府君碑孫綽有潁州府君碑宋
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不一而足即刺史亦或
稱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若以是
行之近世其有不駭愕者幾希其在一家稱尊者為府
君古焦仲卿妻詩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向
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
歡喜後漢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
子弟豈若唐宋以後專以府君為先祖之稱乎俗尚
相承習焉不察非敢怙過亦求以明其是耳

答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帖

辱以高門宗譜見示此乃四百年文獻所係不可不
慎也世家支系至今日而紊亂殆盡亦更無博物如
劉向宋忠者出而為天下扶此局遂使家家戶戶皆
以謬本流傳悲夫吾鄉董氏蓋數宗大抵皆祖徵君
而派別分各其最先著莫如奉化泉谿一支建炎航
海之難布衣董之邵與李侑任戩起義兵金人旁徇
屬縣至奉化三戰卻之故是時甬上諸縣塗炭而奉
化晏然者之邵三人之力也然是時張俊棄明州而
走抑三人之功不上聞而三人亦不自言功身後蔡

文懿公始言于朝皆追贈修武郎而已之邵之孫曰仁澤仁聲仁森相繼以進士官至殿閣侍從曰子焱亦進士又累傳而遷鄆是為明洪武中進士恭禮登第後以養母隱慈水之黃楊畧即塋焉里人呼為孝子明末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其裔也其留居于奉者是為明洪武中徵士清禮官至監司其群從亦多以荐辟至大員者是奉化董氏之顯于宋也者其與仁澤兄弟先後登甲科者有董彌明董亨復董淮則鄆人也是鄆董氏之顯于宋者也元之初大有文名于時者曰董復禮清容所最傾挹者也復禮亦奉

化人然非修武之後自其曾祖庭堅以來無仕者復禮始振之而惜其不壽是奉化董氏之顯于元者也高門居慈水蓋在三宗之外別為一支顧不甚顯直至梅隱先生遷鄆而大若由梅隱先生追溯之不過三四世可考耳今觀譜中自徵君而下五十餘世絲連繩貫名位科第無一佚者將無蹈沈約魏收之失唐之董晉本庸相耳昌黎客其門遂為之狀多溢詞蓋不足重且歐陽公唐宰相世系表並不言其出自四明而譜中入之是一失也宋之董儼亦庸人且吾鄉宋時官宰執者十八人更無容增加者而譜中入

之是二失也董鼎父子私淑朱子之學其所作易解明之大全盡來之近日徐尚書通志堂又雕之乃番禺人而譜中忽稱為甬上宗長且有世德錄之序能無失笑其餘不能枚舉即其以甬上諸宗之董盡為編入而于仁澤兄弟上不及其祖之邵使別自有祖下不及其孫恭禮使別自有孫橫寄而強附之又以亨復與淮為其諸子不亦武斷荒陋之甚耶今幸有賢昆仲汲古精于考索且以尊祖吾宗之意必求其言之可信者以傳不棄芻蕘賜以下問而惜予僕之非其人也雖然由此廓清一舉之功爬梳叢誤得以

盡正舊譜之失是高門文獻之幸也抑亦吾甬上世家文獻之幸也

答胡都御史復翁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為義山生平出處自序之畧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尚令檇昧覆審其間同取唐史及本集証之則亦畧有足以引申申尊意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山之為令狐綯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人為李衛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就不可謂非且衛公雖惡綯文楚而于

絢則固嘗有補闕之任矣絢因其失勢而力推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依之是且流為八關十六子而後不為負恩不為無行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于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心跡也首二意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于李杜蓋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于令狐楚而非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文章而推本于其搢持則有慕于太白之忤中官少陵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嘆于蒼繩之惑以致傷于異代之同遇者情見乎辭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茂元以將種

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壻則自比于右軍且喜其能用已于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討澤潞時蓋茂元帥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何弘敬王元逵為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為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常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輩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為國討賊豈真締交浪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此矣正與次章搢持之說互相剖晰者也未章以張郭比衛公亦良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棕之再

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衛公復維州牛僧儒以開邊釁
抑而阻之衛公深以為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衛
公亦即于是年卒矣維州為西番要地復之本非黷
武而即所以和戎特見阻于黨人之門戶今悰成衛
公之志而衛公卒不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
悰詩曰有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亦即此詩之意
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
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考也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
以招輕薄之論然考其悼亡後柳仲郢予以樂籍而
義山固辭以為早歲志在玄門此都更敦風契南國
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于篇什實不接于風流乞從
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辰禽酒肆不疑阮籍則
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并請質之

鮎埼亭外集卷四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裔

簡帖八

與厲樊榭促應科帖子

董浦來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脫然為之欣慰愚自去
年有婦之喪方寸淒楚春試不捷意中固早知之科
名之得當與否自是吾身外之事惟是東西南北不
能不奔走于路以謀高堂旦夕之養可為長喟者也
近奉

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

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詞樊榭之姿詣吾浙中
人交口推之無異詞乃聞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愚
竊以為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為
有司所物色非己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
以為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
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後博學宏詞之
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
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
圭臬粵四百年為國朝康熙己未制科而吾浙人羨

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
圭臬其餘則尚未能累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
于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
輩之典型尚在二三兄弟皆足簇厲而進于古可弗
憇吳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吾願樊
榭與董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紹
聖廷議以為是學者之御率而世人竊呼為選定兩
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始末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
以為樊榭之役同好諸公阿私而許之亦欲使豫于
邾滕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于諸君之間歆然不

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
為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荐章之出
指日可待吾將來樊榭所業而觀之

答姚薏田

觀三北上拜受惠書因憶松吹草堂連床之話目前
事耳而忽忽已七年及興立甫聚京邸晨風夜雨未
嘗不相念也自不見薏田來東馳西騫索然無所得
少時造詣本未嘗有所成就日復荒落宜其茫然古
人謂客四方者足以助文章之氣此以壯遊言之若
吾輩頻歲謀食之行能使人踳然喪其生平而已噫

田來書盛稱僕文以為日進于古是殆傳聞之譌耶
日者摺據陳作定為三十二卷因憶盱江之言謂天
將暇我以年與必尚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
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
進聊復存之以充異日覆瓿之用而已近聞

制科之詔浙中當事多相屈致而薏田謝病未能今
天下之求一當于是科者豈勝指屈蓋固有竭其力
而得之矣然其胸中不過數卷抽青儷白之文無足
當于有無之數者也薏田以古誼自期則真其人也

雖然苟足稱是科則應世之求而不必過以鳴高自
宋南渡而後吾浙東西詞科極盛而吳興則莫氏一
門多以是科發跡若其文章風力卓然足為大科取
重必推倪文節文憲田居蓮花莊上莫氏之故址也
至于所學則維文節而起庶幾不愧茲者有司再舉
詔以延訪未至更事博采憲田必復為當道所敦迫
而賓友南來皆云憲田必無出山之想僕以為不必
也浙中朋輩多應車乘而獨至憲田有遐心是又吾
朋輩中之憾也僕之文雖自知其不足傳然亦欲待
憲田之來或有良藥為我發而瘳之則又僕之私也

立甫山居近狀何似幸為我寄聲問之

與趙谷林弟弟

久不得君家伯仲消息昨于莖浦寓寮長跪接一帝
脩悉起居清吉下走春闈一戰正在悼亡傷逝之餘
蕉萃心情分宜折北時已戒期返棹會疾動不果歲
月如駛又復匆匆度歲學不增長文不加充無可為
故人道者乃者

天子鼓吹休明特開大科將求非常之士用之東南
竹箭之藪其燕躍鵠踴而出者諒非可以更僕盡也
而萼花競爽如谷林兄弟則恐未可多得嘗讀宋紹

聖以後詞學題名其豫選者百有七人景定壬戌深
寧先生兄弟以寶祐丙辰開慶己未繼起詔書褒美
以為學者之勸顧前此亦尚有吳茲吳玕滕康滕庚
李正民李長民袁植袁正功莫冲莫濟陳貴謙陳貴
誼文采不大著于後世惟洪文安洪文惠同榜中于
紹興壬戌而文敏以乙丑繼之其詞學之盛為二百
年中所未有相傳深寧少時讀洪氏試帖而艷之卒
能偕其弟追驅而與之齊有志者事竟成也夫塌麓
協應固科名之佳話然非如洪王家學要何足為國
家重哉

國朝己未之役嘉善柯徵君崇樸兄弟並應荐書而
以丁內艱未得豫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為是
科生色小山堂之牙籤伐山網海足以補天祿石渠
之闕而以西湖觴咏詩才出而和其聲以鳴國家之
盛花磚綾被之間時助春草池塘之思是直一代之
光非僅吾黨之幸也下走失學多年重以稠桑之痛
一二朋好如堇浦輩猶欲推轂其間不知臨軒召試
大典也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極選也倘以風塵濩落
之人濫廁于末鮫函雉扇之下百寮千騎環共而觀
其落筆有不驚心動魄竟日不成一字者哉但使吾

諸故人扶搖而上疲甲凋戈祇為壁上之觀足矣花
谿五代史注其嗣君音信浮沉當再為索之也

奉辭望谿先生留纂三禮帖子

伏荷專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脩纂修之一
席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為上詞章為末某
于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慙謏劣至詞章則似不
至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
術求進乎若謂某之被放原不由詞章某不敢知然
執事既已知之執事尚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
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

有素曾究心于此者亦有並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
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為總裁蓋
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于經術謏劣即令有一二可
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詘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况
某刻期南下省覲切于晨昏之戀若一入荐章則
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為執
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
十餘年于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
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為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
京師亦苦拓落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

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與盧玉溪先生求抄續表忠記帖

玉溪先生函丈不晤四閱月矣邗江遼濶遙望懸懸
每從李元音家信中詢道履消息知近日興居佳暢
天祐靈光為鄞江護碩果幸甚其前者再四敦請欲
為弗菴先生續表忠記三集抄一副墨蒙先生亦以
見許而終未拜賜某知先生所以遲疑者一則名山
秘乘或多嫌諱一則都尉史編非其人不可妄傳所
當遲遲以俟桓譚侯芭者流斯二者皆是也雖然某
竊有一說于此嘗聞諸毛西河曰天地間奇物久抑

鬱而不章必為物怪故勿謂好書可必傳也當其始
或未必流布迨遲之久光芒掩于牙籤緗軸之中而
莫之展則其怒氣或能召風雷致水火遂為大造收
還以為化工之用彼鄭所南井底鐵函浸以三百年
之枯泥而不朽明遜國記之傳得之蕭寺承塵者此
天幸耳不然者則以陸君實之海上日記鄧先荐之
填海錄吳立夫之桑海錄而或不傳不特此也以謝
承華嶠諸公之漢書以何彥鸞孫盛諸公之晉志裴
子野魏諸公之南北史而或不傳夫其不傳乃是
書之不幸也其以日星河岳之書而聽其浮沉湮沒

至與草木俱腐則後死者之咎也以某之不才自分
何足傳前輩之書其為先生所嗤固宜然終願先生
之勿深閱也若夫嫌諱之慮則采薇叩馬諸公何害
應天順人之舉原自不碍即或少有當避忌處不妨
及今稍為商酌如近世魏徵君冰叔黃徵君梨洲諸
集其間多空行闕字可援比例不必過為拘忌明野
史凡千餘家其間文字多蕪穢不及錄若崢嶸獨出
能以史漢手筆脩正史之藍本者紀事則梅村經寇
紀畧列傳則續表忠記而已梅村之書被鄒漪改竄
竄芟削非復舊觀表忠記則全豹未窺均為遺憾若
以鄙言可采不加棄斥所望歸帆得假受業先生亦
老矣一旦風波意外遺書敦問令我曹抱杞宋之憂
斯則所大懼者也是以不避唐突頓首上請

答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帖

間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海搶攘文獻
凋落至有并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
孝出茶鐺藥灶間物親加拂拭長弘碧血不至盪為
冷風野馬即此足挾宇宙一重元氣兼聞白衣有從
孫子良能以表揚先世為念但以遺事湮沒莫可考
索稱恨是亦金陀居士流亞塵世中所不多得記前

此陶四律天言渠里中有白衣集即再拜託以訪購
蹉跎許久未得消息何幸先生已憫我求所下問白
衣死事顛末在拙著滄田錄中原有略節一通但若
不甚詳悉要其大略則可考耳按白衣原名璧字曰
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壻僑歸安遂充歸安學弟子後
改名耕別字白衣又改名更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
異才性軼蕩然自得不就天幅山陰祁忠敏公器
之為徧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魏下暨景純游仙
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間近律純祖杜陵已復改宗
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一切樗蒲

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辨索有觸
于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于竹垞詩話所述者
居吳興別鮮山中為晉高士沈楨避地所居有渡曰
息賢因以自題其寓既丁國難麻鞋草屨落魄江湖
遍走諸義旅中當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遊魂餘
燼出沒山寨海槎之間而白衣為之聲息復壁飛書
空坑仗策荼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厲方張司馬敗北
時延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躑躅計無所之白衣遮
道上書猶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為再舉
計語在司馬北征記畧與屈翁山成仁錄司馬既遁

當道頗聞白衣前策游騎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
潛行望門投止家大父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鴛
井萬里桑田寄柳車之句即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
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適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
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為衛閭道浮海卒為踪跡所得
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于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
白衣者山陰李達楊迂並戍邊外事定山陰張 莖
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年竹垞西河兩集可
考先生以為甲辰因司馬事同殉則未盡合其生平
詩有前後集僕所見者不過數十首未知先生所得

乃全豹否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寧錢霍當世所稱
魏錢者也其集僕曾見之古詩亦摹太白顧近體頗
不佳為人風槩彷彿白衣其後以事相繼死前此陶
四言其里中本已刊就乃諱其名而以他姓氏填之
合魏錢為一集邏舟有過託祭魯公舟表特書借名
季漢是亦情理之常不足致怪特是黎邱幻影或遭
魚目之混此則我兩人之所同慮者當俟覓至取先
生書讎對為一定本以付子良先生其存僕此札以
當白衣小傳也可

九沙先生函丈別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
胃中有如礮礪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間冒寒又
太病至重九後略就平復晤從君西郭備致懇懇感
荷不既聞越中富人有肯梓梨洲遺書者適丁先生
南雷文約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愚以為梨洲之集
淘汰不可不精梨洲經史諸書罔羅不可不備向錄
梨洲文定第四五集其間玉石並出真贋雜揉曾與
史雪汀言黃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
近崦嵫精力不如壯時一則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
諛墓掩真色苟非嚴為淘汰必有擇焉不精之嘆但

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第為之讎定而後當世得無
間詞如吏李侍郎之于韓吏部方侍讀之于宋學士
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于震
川者方今壇坫凋零問黃竹浦高足舍先生其誰歸
文約之書我知其不愧于古也至若梨洲一生精力
原不在區區文詞間以某固陋所見聞其在經學則
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書私說
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汰存
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者
尚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牙籤登玉軸之物

而翻以流通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夫茫
茫大造蒼狗白雲轉盼間無所不至故以列代藝文
志考之漢書所載至唐而云其什九季長吉錦囊之
秘或至投之溷中陸君實填海之編祇可問之劫火
所仗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而搜拾之庶前輩
一生肝血不與塵州同歸漸沒耳倘先生不以妄言
而斥之請與南谿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硯
秉燭以從焉

予鄉先

生如楊鏡川豐人翁都有經學豐氏五經世學先王
父云曾見之今世間祇有魯詩世學一書而其餘雖

雖博訪已不可復得若鏡川五經私抄則片紙無傳

者

純按楊氏豐氏所著先生後皆訪得此某所以太
此書蓋作于雍正初年先生弱冠時

息旁皇于海內有心之士而不能不大聲以呼也今
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是書海內不可多購
以玉峯徐氏之力求之無有而某得之不敢自秘請
以公諸同好程泰之禹貢圖論劉三吾書傳會選俱
奉上江雲渭樹何時為尊酒之遊臨緘茫然

奉萬九沙內翰問任士林松鄉集帖子

九沙先生閣下大駕兩問粉榆而鄙人羈栖荒嶺願
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臺至聞近履以違和靜

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為愧某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衛湜禮記集說一卷近已得七十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為藍本但去其繁蕪者固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衛氏刪本之語為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得見西湖七家詩為沈欒城吳尺鳧輩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夥間有宋元文集為某所未見者每思一渡漸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為一瓶地步俗務掣違逡巡未果然某所急欲問者莫如任士林松鄉集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

此文特先生初年所作其後先生已抄得松鄉全集身後歸于他氏予從鄭氏二老閣亦得松鄉集讀之乃梨洲所批點者集中自述其元初避兵流離遠徙之跡極詳固知其為奉化人非鄞人也

臯父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乃不知何故四明新舊傳志並缺其名惟堇山李司空四明文獻志中附載袁學士傳尾然其鄉落官爵字號俱不可考愚少時讀謝臯羽晞髮集有士林所作臯父傳一篇宋景濂極稱之是後甚為留心書抄類纂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讀雜事詩中儼然有所引松鄉集在焉其載贈玉潛詩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目錄好詩多此佳句也天下好書未必盡傳即傳矣或未必盡知之者其究亦同歸塵州求如袁中郎之于徐文長林茂

之之得白雲先生詩何可多得竊以為著述家通塞
亦有幸不幸焉方今甬東凋喪文獻闕如落落晨星
所稱魯靈光者舍先生其誰問則諸鄉先生地下之
魂均于先生是望弗以予小子之淫癖為不足重而
而棄之也古稱搜羅之難雖博學名儒不無漏網以
杲堂后村兩君子任甬剡者舊之選宜無遺憾然唐文
粹所載有孫拾遺哭方立英詩而剡遺之宋文鑑有
豐清敏咏荷詩而甬遺之矧其後世之不甚章著者
耶伏祈先生移札七子問此書落誰手以慰愚十餘
年若渴之想外有樓大防攻媿集高似孫疎寮集載

表元剡源集表清容集皆屬甬川文獻之書統望搜
訪不一



